



秋韵
◎施敏

紫琅诗会

鹅卵石(外一首)

◎张士达

那是一枚扁平瘦小的鹅卵石
安静地躺在案头
光滑细腻的外表
被一层深褐色严实包裹住
表面,一道道弯弯的纹路
仿佛波浪一样涌向远方
涌向海洋的深处
诉说着曲折的经历

鹅卵石上布满了前世的故事
也许原本一副有棱有角的
模样

可是,在岸边,在沙滩
经受惊涛无数次的敲打
磨去了棱角,变得圆滑世故

但并非对海浪百依百顺
而是因为太渺小无力抗衡
便选择逆来顺受的生存之道
管它风霜雪雨,只要有
日月星辰陪伴,醉在光阴里

乡村傍晚即景

傍晚,我复习着散步的功课
独自走在乡间的水泥路上
热浪把空气渗透
风儿过于轻柔,吹不起一页
纸片
晚霞染红了天际

太阳往山下赶路
天空中棉花糖下架了,生怕
融化
河边的白杨林中倦鸟张嘴
喘气
只有蝉声此起彼伏,一浪高
过一浪
向四周汹涌弥漫开来
依旧抵抗着无情的烧烤天气
也许那只是一个梦
偶见蜻蜓向飞虫发起攻击
多么像忠于职守的战士
我遐想邂逅一首首
清丽的唐诗,婉约的宋词
在其中悠闲地纳凉消暑

磨砺与成长

◎彭常青

接到老战友相聚的邀约,林峰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激动。翻出一张微微泛黄的老照片在手中轻轻摩挲,思绪瞬间将他带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军旅岁月。

在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林峰怀揣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对军旅生活的深切向往,应征入伍。初入军营的他身形瘦小、皮肤黝黑,看起来毫不起眼。开训后,体能弱势让他在各项科目中都落后于人,就像他在队列中的位置一样,始终处于末尾。

对于新兵而言,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恐惧——紧急集合。万籁俱寂的深夜,当大家都在熟睡之际,尖锐的紧急集合号突然划破夜空。他清楚地记得,号声一响,众人从睡梦中惊坐而起,来不及半点思考,便在漆黑的房间里摸索着穿衣服、打背包。打背包时,他的双手不停地颤抖,背包带在手中犹如一条难以驯服的蛇,怎么也捆不好。眼见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背着整齐的背包冲向集合地点,他心急如焚,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嘴里开始嘀咕。

“保持静默!”班长的训斥在黑暗中响起。有人试图拧开手电照明,立马被喝止。灯火管制是铁律,每个人都必须在全黑环境中完成整套动作,然后去武器库取枪,并以最快速度赶到集合地点,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三分钟内完成。

由于紧急集合时常进行,有时甚至一晚上要拉好几回,主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于是有些高度紧张的新兵要起小聪明,选择和衣而眠,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在紧急集合时抢得先机。可这小小的伎俩怎能逃得过班排长的火眼金睛?每晚熄灯后,班排长都会挨个对每张床铺掀被检查。林峰也玩过这把戏,但每次都被逮个正着。

紧急集合之后,更艰难的挑战莫过于武装越野。对于林峰这样体质较弱的新兵来说,这种既拼体力又拼速度的高强度训练,无疑是巨大的考验。平时轻装跑个五公里都费劲,更何况还要负重几十斤?每回不到半程,他便脸色苍白,呼吸困难,嗓子冒烟,双腿沉重如灌铅,仿佛随时都会倒下。然而,班里的战友一直在身旁支持他、鼓励他。在他跑不动的时候,大家会放慢脚步陪他一起跑;在他背包出现问题时,及时帮他解决。如遇考核,大伙儿更是争着抢着帮他背枪、背包,替他减负。

部队里有一个特“狠”的招数,就是总以最后一名计所在团队成绩。这意味着无论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成绩有多好,只要有一人拖了后腿,整个团队成绩就可能倒挂。所以每当林峰跑不动时,为了团队成绩不受太大影响,战友们不时还得架着他跑。

三番五次之后,这样的情形让林峰羞愧不已,他暗暗跟自己较上劲,将“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口号贴在床板上,每天天不亮便出现在训练场,腿绑沙袋,勤学苦练。在日月星辰的见证下,他的身体素质、军事素质都有了明显提升,渐渐跟上了大家的步伐,不再是那个总掉在队伍最后的人了。他的背包也打得越来越结实,再也没有在越野训练中散开过。在一次全连军事技能考核中,他硬是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的毅力,取得优异成绩,为班排赢得了荣誉。

军旅生涯中,他经历了无数

挑战和磨难,但从未后悔过自己

的选择。在那里,他学会了坚强、

勇敢和担当,结识了一群生死相

依的战友。

几年后,他退役回到老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他将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工作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在面对犯罪分子时,他毫不畏惧,勇敢地冲在最前面;在处理群众问题时,他耐心细致,尽心尽力地为大家服务。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老兵、一名优秀警察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如今,他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了。每当有新警员加入时,他总会跟他们分享自己在军营里的成长故事。



老母亲的梳妆盒

◎施正辉

玉兰一瓣

母亲有一只专属于她的梳妆盒,是最值钱的随嫁品,记载着她的青春梦想和为生活忙碌奔用的信息。杂木制作的梳妆盒,体积不大,宽约二十几厘米,高度略多于宽度,长度估计三十厘米。纯绿色外表,显得比较醒目。我见到梳妆盒时,外表已有些斑驳。梳妆盒一直放在写字台的左上角。

我们很少看到母亲静静地坐在梳妆盒前专心打扮自己,充分发挥梳妆盒的固有作用。料想因为起早贪黑地劳作,母亲不再有心思花费时间刻意梳妆。也可能,母亲在大清早梳妆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沉睡在梦乡之中。

上初中时,我常常坐在抽台旁做作业,曾开小差打开过这只梳妆盒。抽台有三只抽头,左右两侧的正面基本呈正方形,一样大,对称而居;中间一只扁长,高度大约是两旁抽头的三分之一。抽头都上着锁。再好奇,我也不敢撬锁探秘,这是边界与权威的象征,挑战不得、越界不得。但梳妆盒上仅有一个金属按钮,可以轻易扳离开盒,无痕无迹,偷偷逐一取出查看再原样放回,以满足日积月累的好奇。盒盖与盒身有一组微型的铁铰链相链接,盒盖反面满满地嵌入了一整块镜子,一打开就能照见整张脸孔。梳妆盒内部共分为两层,上层约为盒高的四分之一,平面又隔成几格,便于放置雪花膏、别针、红纸等小杂件。母亲舍不得买头箍,习惯性地用两支小别针夹住额头边的头发,头花就更不用说了。下层放有民国时期的识字课本,还有不少纸质的鞋样等等女红用品。当时,不少贫穷的农村妇女用嘴唇含着浸水红纸润红双唇;用鞋样制作纳鞋的鞋底,有些鞋样从其他地方替来,也方便有需要的邻居亲朋来替样。那时,穷得自然、环保,令人怀旧。花露水瓶、香油瓶等体积偏大不能放进梳妆盒,立在抽台面上方便全家人取用。那本曾长期躺在梳妆盒底层的识字课本,单面印刷,对折线装,薄薄的、黄黄的。二十多年前,在筹建南通市教育博物馆时,我响应号召把它捐了出去。估计它还带着梳妆盒的木香,见证着曾经的平凡岁月。

母亲拥有梳妆盒的时间不算长。我十三四岁起就寄宿在学校,实在记不清梳妆盒何时从家中消失,更弄不清为何突然消失。只知母亲非常勤俭,没有再添置梳妆盒,更没有梳妆间、梳妆箱、梳妆台。一把梳子、一面镜子就足够她整理头发、仪容,梳子、镜子曾是全家五口人的用品。

节俭的母亲不为早早弃用和丢掉梳妆盒而懊悔。她长时间使用香碱洗头发,后改为香皂,最后二十多年才用洗发液。洗了头发后,至今坚持使用四元钱一瓶的传统香油抹发。即使白发渐多,也从不染色。从超过八十周岁起,母亲开始享受政府提供的上门服务待遇,再也不去理发店剪发。

数十年来,母亲没有了梳妆盒,爱劳动不爱化妆,仅仅用毛巾擦净脸,简单地梳理一下华发。近几年来,每每端详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年近花甲的我总觉得她是多么的自然环保、特别的慈祥可爱、无比的悦目美丽。

近期,我与老母亲聊起那只梳妆盒,她显得轻描淡写,似乎不值一提。而我呢,还真的忘不了老母亲的梳妆盒,因为其承载着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